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九卷

吾學編第五十

海鹽鄭曉

少卿黃公

公名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清勤讀律傳經義決獄平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康陵北巡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

衣東廠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上左右  
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  
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  
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  
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  
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  
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  
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  
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  
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  
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  
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  
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  
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  
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  
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矣其二曰通  
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  
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

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斥辱焉今則又不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恠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

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  
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  
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  
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  
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旣  
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  
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  
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  
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  
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

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  
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之其  
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哉奸雄窺伺待  
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  
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  
親暱羣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  
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  
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  
愛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  
伏望陛下深推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

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  
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  
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  
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  
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  
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  
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  
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  
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

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  
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  
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  
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  
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  
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  
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  
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况于無本其何  
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  
託懸懸乎無所終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

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寔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

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邪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 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太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

各目記  
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  
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於  
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  
創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  
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  
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  
刑部照磨劉珏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槃孟陽李紹  
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  
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  
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

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  
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  
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  
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  
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馭極褒恤忠諍此  
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張英者  
京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  
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  
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洒  
土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



各田記 卷之九 七  
揮官英弟雄都指揮

御史陳公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戌籍興化遂居郡梅峰公髫年喪父繼戎後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

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旣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幾死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家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母力供其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

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旣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儻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

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旣深而克養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論曰二公黃鞏陳茂烈皆莆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九卷

子履準校

孫心材重校

皇明名臣記第三十卷

吾學編第五十一

海鹽鄭曉

太師李文正公

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戌籍居京師公四歲能大書 景帝召見加諸膝賜寶鏹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轉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職掌翰林院事日講七年禮部侍

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詰問公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卽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叅外不得一覩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

于彼正士旣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畚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

講學之功優節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  
太平之業可保矣科道疏救武岡知州劉遜上  
震怒俱下獄又同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  
云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召見  
面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公與同官  
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  
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  
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  
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  
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

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  
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  
積正此之由時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  
清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執不可  
上皆從公言十二年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考會  
試通私命公覆試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  
年上不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卽位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尚書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上不親政  
又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

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  
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  
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  
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  
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春獸天  
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毀災異尤甚惕然省悟  
側身勵精庶可回天慰人不聽又與同官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  
報邇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  
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

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  
國計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  
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  
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  
報又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瑾擅權益恣暴尚寶  
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  
安門外公力救得戍邊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  
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廐牧廝役紛克  
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縻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  
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  
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  
校公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  
早朝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瑾怒羣臣悉逮詔  
獄公又力救五年夏旱霾上疏條四事會張永發  
瑾奸伏誅 上以公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廢  
其從子兆蕃爲尚寶丞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  
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  
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

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  
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  
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行無疆之澤 聖慮  
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  
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  
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  
不報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半天下賊就平 上  
以公有功加廕一子錦衣指揮辭 上以京軍不  
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公疏陳十不便不聽遂

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太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保楊文襄公

公名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徙巴陵又徙丹徒年八歲以竒童薦入翰林爲秀才成化八年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出爲提學歷山西陝西僉事副使陞提

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南太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忠宣公言馬政廢壞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詣闕面授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陝西人素喜公公官益高才益展布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遁去正德元年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



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牆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牆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牆而入戕破內郡

虜人得志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慮勅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

號數萬條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  
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  
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  
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  
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  
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  
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叅  
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  
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  
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西財匱

民勞修邊之後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  
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  
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  
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万城也唐張仁  
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  
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  
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  
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  
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  
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

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  
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  
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  
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  
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  
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  
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  
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  
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  
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

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  
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  
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  
敢避今首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  
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  
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  
奏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二  
年公言臣卽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  
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  
歸瑾惡公已又逮詔獄長沙力救得釋兵部疏言

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後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邊務乞遣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龜陝西巡撫副都御史曹元乞簡用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後銀鎔大鏹解京事竟止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召公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兵纔至陝仇鉞已擒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公

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於此時上寘鑄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上

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即退瑾殺奴  
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  
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  
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永力薦公才望  
長沙又薦公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  
改吏部尚書中原盜起公上平賊十一策賊平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公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  
部謫官公疏救御史孟洋劾內閣謫官公疏救雲  
南陝西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  
廷相逮下詔獄公又疏救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

子太傅大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公不屑曲謹以  
故被劾去歸丹徒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公  
見永嘉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  
向用力薦公嘉靖四年虜大入塞擾關隴起公兵  
部尚書兼憲職提督軍務陝西未幾召入內閣首  
薦起餘姚鉛山遂請老公亦請老尋加公少師改  
華蓋殿 上憐公老令朝朔望公復銳意修邊及  
選將練兵屯田防虜 上亦用公言竟中止公惡  
武定侯勛橫驕諷御史趙鏜劾勛奪勛後府及團  
營八年秋公計去張桂霍韜曰議大禮者吾輩三

四人張桂去且及我急上疏列公罪二十四事  
上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  
金錢名請永誌又輒與容指揮世錦衣 上又憐  
公大臣老不問言官劾上削籍明年疽發背卒繼  
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  
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  
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  
訾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亦爭趨其門  
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太傅席文襄公

公名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初知剡城  
興水利開荒萊興學禦盜皆有條績召工部主事  
造舟淮浦財貨清覈作漕船志紀因革利病傳以  
已意改戶部時雲南晝晦五日勅大臣考雲貴諸  
吏公疏言致災之由係朝廷不係雲貴在大臣不  
在庶僚條上時事千言陞河南按察僉事勦賊正  
經界禁工役驕豎宗藩莫敢撓阻兼理盧鳳會歲  
饑請漕臺京粟賤宜截漕粟賑糶積舟車費又數  
萬皆可易銀轉京庫又使得截粟四十萬石饑民  
大濟正德四年副使提學貴州延王守仁省城講

授五年入賀京道逢楊文襄曰曩見子河南鄉試治河策善貴州不足煩子河事大治河宜子楊入吏部遂薦公河南叅政領河事會外艱竟不及治河去八年按察使浙江擒治豪右逐貪酷吏釋冤獄臬政一新十二年右布政使雲南勦霑益構亂土舍轉左福建聞宸濠反衆觀望公發庫金募兵二萬討賊嘉靖改元之歲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擒奸豪號三虎者除民害長沙守貪酷巧附麗公按坐謫戍吏民畏戢元年陞南京兵部侍郎時江淮南北大饑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軍餉戶部方

議發帑賑會公奏至請亟賑又條上賑法一言江北四郡饑最甚江南八郡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廷中方難得人往賑見公疏喜請以賑事付公公賑有法歛郡縣銀米數并截漕粟戶部賑銀量饑重輕爲多寡大抵專設粥以故侵冒者少全活數十萬逾兩月人稍蘇古人言救荒無善政舍此更無長策卽有死者饑餓疾疫羣聚轉染勢不可奈何顧所活者多死者無露齒骸爾當是時大禮未定桂文襄上疏并錄公及方文襄疏同封進上得疏喜急徵入京言官遂劾公賑事無

法公亦疏辭召尋本生詔下停召公陞禮部尚書  
內傳下言官又交劾并劾賑乾沒銀八萬兩三法  
司戶部出案 上曰衆且中傷書再遣司禮監官  
事得白益遣使促公公至改稱考 獻帝伯考  
孝宗將下詔令公議詔條公曰即開條濫恩赦正  
德諸弊政不可遏力言不可召至左順門傳問可  
否又力言不可遂止公尋檢姚崇要說上圖新政  
十二事御史藍田劾公自比姚崇比 上玄宗大  
不道公乞罷不許削田籍大同軍叛公薦一清守  
仁討賊時相方主撫議不果又議世廟街宜避太

廟及禮樂宜遜減於太廟者四事上大禮集議纂  
要六卷五年 獻帝實錄成進少保時公目失明  
薦羅欽順自代修明倫大典公總裁六年加武英  
殿大學士賜第給俸留京師三日卒贈太傅謚文  
襄第春吏部侍郎

太師張文忠公

公名孚敬初名璵字秉用永嘉人七試禮部正德  
十五年始得舉進士明年嘉靖改元賜進士時議  
大禮未定公上疏爲 上極言父子之倫不可奪  
衆不悅是年冬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三年再上



疏 上召與衆廷議竟如公說陞翰林學士四年  
進廟議陞詹事兼學士五年陞兵部右侍郎轉左  
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神主儀六年兼翰林  
學士進大禮要略命修明倫大典是年八月詔訊  
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  
戍削籍福達竟脫死十月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賜銀圖書二忠良貞一繩愆弼違  
公遂奏革鎮守內臣清勘皇親庄田七年加太子  
太保辭遂再加少保 上享 太廟見公喜賜詩  
稱公貌竒才傑進姚溪書院集賜書院名貞義六

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 章聖太后賜金繒建議請嚴宣諭  
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定服制應制陳言曰審幾  
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八年勅重修大明會典  
是年與桂文襄不相能八月降勅諭百官並勒致  
仕公至天津召還九年有四郊之役知營建事修  
祀儀成典進郊祀議又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  
又正孔子祀典去王號以名與 上名嫌請更名  
上改名孚敬字懋恭十年雷震午門西樓致仕十  
一年召還三月加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少傅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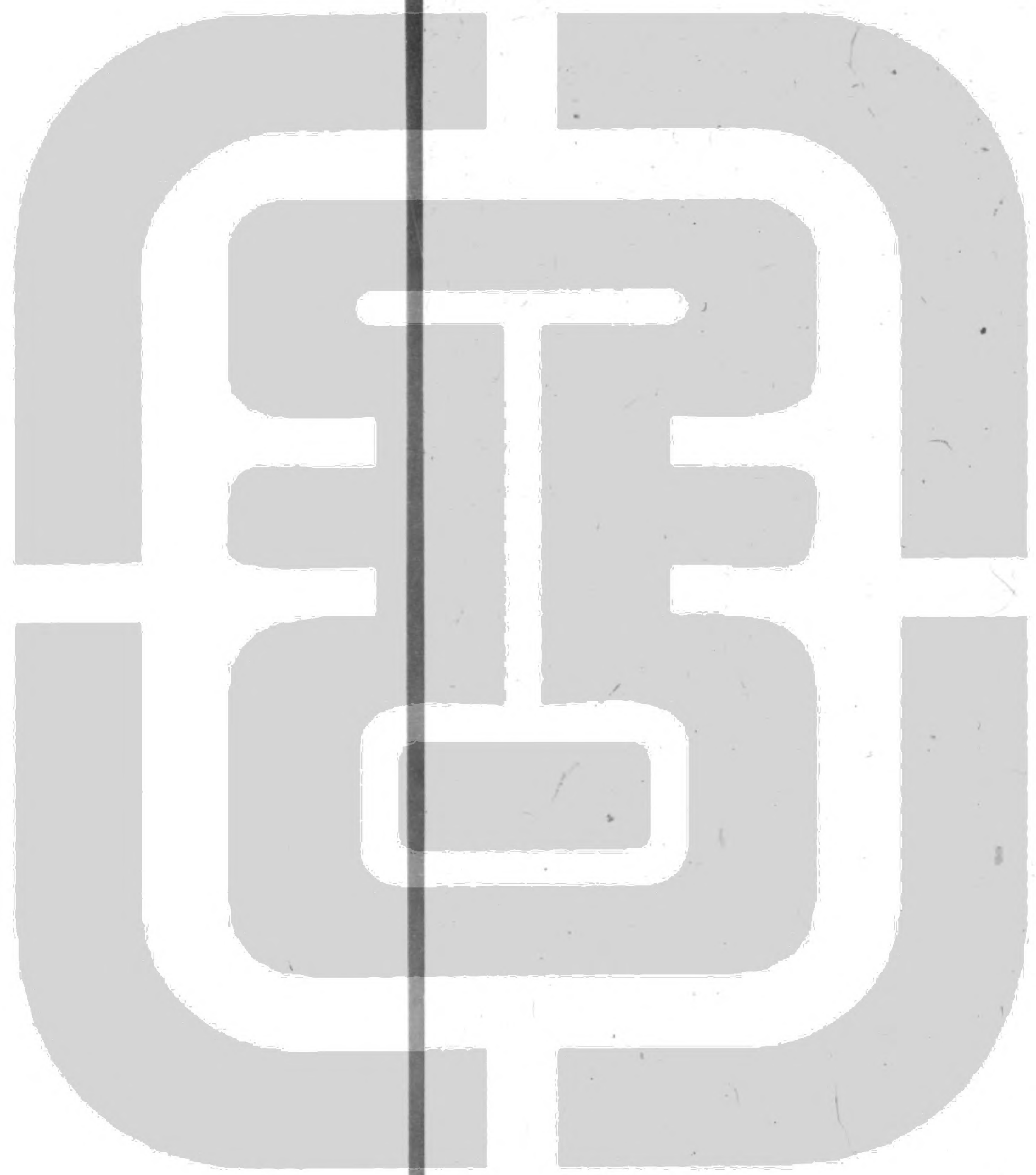
書如故八月又致仕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少師餘官如故命有司爲作寶綸樓十四年病乞致仕十五年命錦衣千戶視病諭疾愈還朝至舟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又作歸 獻皇后崩之歲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文忠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竒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崛不回遭遇聖王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傳周宣中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論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

東陽

豈其然哉豈

其然哉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歛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於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一清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書早自修檢才諳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譽張公字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 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斂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



卷之三

目錄

七

程